# 开口即闻乡音 谈笑声中采访

## 本报记者采访永康籍博士趣事之杭州篇

去年11月,本报记者随同采访团前往杭州,采访了6位永康籍博士。

既然都是家乡人,我们就带着家乡的味道——永康肉麦饼去采访,就像“走亲戚”一样,去博士们的工作地点或家里,为“远方的亲戚”递上家乡的味道。当然,家乡人不用客套,博士们都很热情,一开口就是“家乡来人了,大家快坐下”。

永康采访团记者正在采访浙大博士生导师高翔。

### “张冠李戴”提前准备的功课白做了

从接到通知到启程抵达杭州,我能做功课的时间不多。我只知道我要采访谁,却不知道该如何采访,内心有一丝紧张,更有一丝忐忑。

启程后,离采访时间越来越近,心思却开始浮动起来。因为,对于写人物稿,自认为在业务能力方面还有些欠缺,平时写此类稿子也不多,经验不足,特别是面对即将要采访的博士们,生怕一开口会问出“外行话”,心情愈发紧张。

“有没有准备过采访思路?”猝不及防,与我坐同一排的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来了这么一句话,一下子“揪”到了我的紧张情绪,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中流失,动车也在一分一秒中前进,我的思路却一直“停滞”着。思来想去,也没有想到能够适用的采访思路,但脑子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响着:就是写人物稿,一定要写出人物的特性,不能生搬硬套地把不同人物“框”在同一思路中,否则就是对人物个性的不尊重。这个“声音”也是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采访思路。因此,我决定从博士自身找线索,尽量挖出每一个博士的不同一面。

当然,做好人物采访前期准备也是需要的。在车上,几个人都在网上搜索博士们的相关信息,尽量从信息里找到一些采访线索。

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浙大博士生导师高翔。我在网上搜了些材料,发现关于他的信息挺多,甚至还有不少关于他的专题报道。对此,我将有用的信息通过截图、复制粘贴等形式保存下来,以对采访对象有个初步认识。可哪想到,这给我闹了出乌龙。

到浙大见到高翔后,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我搜索的高翔是“60后”,而眼前的高翔却是不到40岁的模样,外表一看就不是同一个人。原来,两个高翔被我“张冠李戴”,所有的信息都不相符,唯一相符就是两人都来自浙大。这也意味着,我前期准备都白费功夫了。不过,这也怪自己没仔细看清人物介绍,导致“白忙一场”。

不过,从整个采访行程来看,我的状态还不错,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紧张。采访的博士们,都是见多识广的人,都能说会道。尤其是当老师的博士们,更是行云流水、滔滔不绝,这让我们有许多细节可以捕捉,也在其中找到更多有个性的人物特征。

### “大包小包”有点“走亲戚”的感觉

入秋后的浙大校园,沉浸在灿烂秋叶之中,安静之中多少有些精美的色彩。校园里的学生、老师也很悠闲,背着书包、拿着课本,三五成群地聊着走着,正是印象中的校园气质。只有我们一行,在这样的环境中显得有些“格格不入”。

由于采访时间匆忙,考虑到第一个采访的高翔博士要赶往上海参加会议,只能尽量争取早一点采访,免得因时间不足对方不能“尽兴”。因此我们一下动车,就坐上出租车直奔浙大校园,随身带着的行李箱、包裹以及肉麦饼都一同带进了校园,反而有一种拎着大包小包逢年过节“走亲戚”的感觉。

的确是在“走亲戚”。得知我们到了校园,高翔博士早早赶到约定地点迎接我们,笑脸相迎,很是热情客气,就像见到了许久未见的亲戚一般。大家一见面,相互介绍后,我们就开始了采访,整个过程都很轻松。采访结束,高翔又执意叫车送我们一程,好让我们少走几步路,就跟为亲戚送行一般。

同高翔一样,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(博导)俞小莉也在浙大执教,相距也不远,也是我们第二个采访对象。

采访俞小莉,是在饭桌上进行的。相比高翔,俞小莉年长一些,也会有充裕的时间多说一些。大家边吃边聊,聊了许多,也聊了许久。

“我自己平时也会做肉麦饼。”这一句话,就是俞小莉在席间跟记者说的,她还分享了如何按照自己的口味“改良”肉麦饼。

正是这样看似不像“正经采访”的唠家常,俞小莉也给了采访团相当多的信息,她与永康的联系、她对永康的感情、她对老家的回忆,都在这场家常中透露出来。也正是一样的唠家常,采访团与俞小莉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,像久未见面的亲戚终于说上话。

当然,为了弥补未能“正式采访”的缺憾,俞小莉还特地带着我们回到办公室,重新进行了一场采访,让采访团的记者们摄像、拍照。

这位“远方亲戚”也很热情,她自己赶着参加学院里的一个会议,就让助理送我们出校园,免得我们跟“刘姥姥进大观园”似的在校园中迷路。“你送他们到校门口,等下回来我请你吃永康肉麦饼。”此话一出,大家又笑了。

在此后采访另外几位博士时,同样有“走亲戚”的感觉。比如,采访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胡礼祥,也是先饭桌后办公桌;而采访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大宏,则是先办公室后食堂,大家都是有说有笑,氛围轻松愉快。后来想想,幸亏是这样的氛围,才化解了我的紧张情绪,能够顺利圆满地完成采访任务。

### “长枪短炮”“吓得”博士不知说什么

此次杭州采访团的最后一站是浙江农科院,采访对象是原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徐子伟。采访结束后,我们就需赶到车站返程回永。从行程上看,采访时间很紧张。

或许是大家都一心想着采访,就忽略了某些细节。同行的记者里有来自电视台的,她们一到办公室,就赶紧把三脚架、摄像机、录音笔这些“家伙”都摆了出来,齐刷刷对准了徐子伟。尤其是在办公室里头,大家围着坐,就像把徐子伟“包围”了。

“哟,你们这长枪短炮的,让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”徐子伟很幽默,一句话让大家笑了起来。不过,徐子伟的这一句话,也让我意识到采访过程中要注意礼仪。比如,采访对象还未进入接受采访的状态,就连着抛出多个问题,这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。

其实,徐子伟面对记者、面对专访的机会并不少。接受采访,对于他而言已经是“小菜一碟”了,他很清楚该怎么回答问题、该说些什么。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,徐子伟也是张口就来,慢条斯理地把自己一直以来的研究方向、研究内容,以及求学就职经历详细地讲述了一遍,逻辑很清楚。

徐子伟讲完之后,大家又跟着他进入实验室,去捕捉他研究时候的状态。总的来说,采访徐子伟非常顺利,可用素材也很多,这给我们在杭州的行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说起“长枪短炮”,我想到了另一个人物,就是孙振锄老先生。到杭州后的第二天,我们到萧山采访孙振锄。一到他家里,我们就被“震”住了,那些充满传奇色彩以及“马兰精神”的照片、奖章奖状等整齐摆放着,让我们这些“80后"90后”大饱眼福,好像一下子被拉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被拉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,去感受那些鼓舞人心的故事。

说实话,能够采访孙振锄这样的人物,机会很难得,因此大家也很珍惜。采访时,我们也没有多问,静静地听着孙振锄讲述着他的“马兰故事”。其中有一个让我感受很深的细节,就是孙振锄第一次踏上戈壁滩的时候,他是不知情的,甚至不能和家里人打一声招呼。而在戈壁滩,荒无人烟,喝着苦水……这样艰苦的环境,并没有吓跑孙振锄,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,心甘情愿地为国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“现在的太平盛世,都是靠我们自己努力付出取得的。”孙振锄的爱人李克说了这么一句话,如同眼下流行的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罢了”的道理一样,让我们很有感触。

□记者 王伟建